



随身听名著

随书附赠全书演播光盘 轻松拷贝MP3文件 随时随地听名著



随身听名著

[苏] 高尔基 著
汪 云 译

童年

MY Childhood

高尔基(1868—1936)，前苏联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政论家和文艺批评家，出身于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戈罗德市，父母早亡，十余岁外出谋生。19世纪末开始从事创作，作品多反映下层市民的痛苦和欲望。20世纪初，他参加革命民主运动，创作了《母亲》那样的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作。十月革命后写出了一系列深刻剖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作品，他的作品在社会心理及底层人情的揭示方面贡献尤为突出。高尔基的作品自1907年就开始介绍到中国。《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一部，写于1913年。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童年 (苏) 高尔基著；汪云译；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7.9

ISBN 958-7-2048-2041-0

(苏) 高尔基著

1. 童... II. ①高... ②汪... III. 长篇小说—苏联

1212.42



随身听名著

童年

世纪博宇 主编

[苏] 高尔基 著 汪云 译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8年1月北京第1版

2008年1月第1版

1-12 000册

16.00 元

(本社图书均含邮费，如欲订购，请向本社或各省市新华书店订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 (苏) 高尔基著; 汪云译. —北京: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7. 9

(随身听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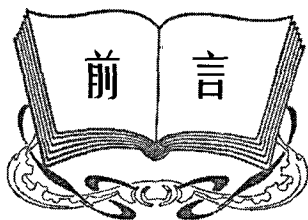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48-5041-6

I. 童… II. ①高…②汪…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2877 号

责任编辑	刘宁波 张丽四
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印 张	9
字 数	224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 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高尔基 (1868—1936)，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政论家和文艺批评家。高尔基出身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戈罗德市，父母早亡；寄寓在外祖父家，十余岁出外独自谋生。19 世纪末开始从事创作。作品多反映俄罗斯下层市民的痛苦和欲望。20 世纪初，他参加革命民主运动，创作了《母亲》那样的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作。十月革命后思想一度出现波动，列宁的被刺促使他重新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边，写出了一系列深刻剖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作品，例如长篇小说《阿尔塔莫夫家的事业》(1925)，史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他的作品在社会心理及底层人情的揭示方面贡献尤为突出。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一部，写于 1913 年，当时高尔基侨居在意大利的喀普里岛。小说主要叙述的是主人公阿列克谢因为父亲逝世不得不和母亲一道寄居在外祖父家，母亲改嫁后，他又不得不周旋于两个家庭之间。弱肉强食、尔虞我诈、为争夺财产而争吵打架是这个小市民家庭司空见惯的事，只有外祖母真正关心与爱护他，成为他唯一的保护人。外祖母是小说中鲜明而生动的形象，她对上帝虔诚真切的信仰，她的乐善好施和宽以待人，以及她优美动人的童话故事和歌谣，使阿列克谢在自私庸俗贪婪保守的气氛中受到了道德与光明的熏陶，使他产生了对正义事业和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第一章

小屋里，一片昏暗。

父亲穿着白衣，直直地躺在窗下的地板上，身子显得很长很长。他的脚裸露在外面，脚趾奇形怪状地张开着；那双时常抚摸我的手静静地放在胸前，手指也僵硬地、微微地弯曲着；他那双常带笑意的眼睛紧紧地闭住，看上去就像是两枚圆圆的黑铜币；那张慈祥的面孔已然发黑，牙齿难看地齧着，模样十分恐怖。

母亲光着上身，围着一条红裙子，跪在父亲身边，正在用一把小梳子把父亲长而柔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那把小梳子我特别喜爱，常常拿它来锯西瓜皮。母亲一边细细地梳理着父亲的头发，一边不住嘴地念叨着，嗓音不但粗重，而且沙哑。她眼睛红肿，仿佛顷刻间就要融化似的，泪水大滴大滴地从灰色的眼眶中滚落下来。

外祖母轻轻地握着我的手。她胖墩墩的身体，大大的脑袋，大大的眼睛，鼻子上皮肉松弛，让人觉得非常好笑；她穿着一身黑衣，整个人软软的，非常有趣；她也在哭，而且哭得很特别，似乎挺老练地陪着母亲哭。她浑身颤抖，拉着我使劲往父亲身边推；我翘起着身子，硬是不过去；我既感到害怕，又觉得不好意思。

我一直没有见过大人哭，也弄不懂外祖母絮叨些什么。

“快去跟你爹告别，亲爱的孩子，”她说，“你以后再也看不到他了。”她叹息一声，又说，“他还正当壮年，不该这么早离开人世啊……”

我刚刚患过一场大病，现在才能勉强着下地走路。病中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父亲乐呵呵地照料着我，但到后来，他突然就不见了，却由滑稽古怪的外祖母接替他来看护我。

“你打哪儿来的？”我问她。

“打上来，”她答道，“打尼日尼来。我是搭船来的，不是走来的，水上怎么能走呢，傻孩子。”

这话真是可笑，使我感到非常纳闷：我家楼上住着几个留着大胡子而且染了发的波斯人，地下室住着一个贩卖羊皮的黄脸加尔梅克老头；沿着楼梯，可以骑着栏杆玩，如果一不小心就会翻着头滚下去，这一点我是明白的。这和水有什么相干呢？简直是风牛马不相及，真让人觉得好笑。

“为什么我是傻孩子？”

“因为你说起话来唧唧喳喳。”外祖母说，脸上露出了笑容。

她说话时既亲切，又和善。从见到她的第一天起，我对她就有一种亲近的感觉，现在我只盼着她能尽快领我离开这间令人害怕的鬼屋子。

母亲使我极不痛快；她流不尽的泪水、她悲伤的哭声，虽然让我感到好奇，但更让我觉得不安。她今天的这个样子，我还是头一次见。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寡言少语，态度严厉，衣着整洁，打扮得体；她身高达体，手劲极大，就像是一匹马。但是现在，不知道什么缘故，她似乎整个儿人都变了：衣服褴褛，向来梳得齐整光亮的头发散乱地披在光着的肩膀上，滑落到



脸上，编着辫子的那一半头发也来回地甩来甩去，不时地拂过仿佛睡着了的父亲的脸。总之，她全身都好像膨胀起来，样子龉龉不堪。我在屋里已经站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她朝我看都不看一眼，只是不断地梳父亲的头发，一个劲地嚎哭，眼泪不停地往下流。

几个身着黑衣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里探头张望。警察凶巴巴地叫道：

“快点收拾！快点！”

风很大，把用来遮窗户的黑色披巾吹得像船帆似的鼓了起来。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带着我划船游玩，忽然晴空一声霹雳，父亲哈哈大笑起来，将我紧紧地夹在两膝之间，叫道：

“不要怕，‘大葱头’，没事的！”

这时，母亲忽然艰难地从地板上站了起来，但很快又坐下去，仰面躺下，蓬乱的头发披散在地板上。她两眼紧闭，惨白的面孔变得青紫。像父亲一样，她也可怕地龇着牙，大声说：

“把……把门闭紧，阿列克谢，赶快出去，快！”

外祖母见状，把我推到一边，冲到门口嘶声叫道：

“亲爱的邻居们，你们不要害怕，也不要理她，看在基督的面上，你们赶快离开这儿吧！这不是得了霍乱，是女人要生孩子。求你们啦，各位好人！”

我跑到一处幽暗的角落，躲在箱子后面，从那里看见母亲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痛苦地呻吟着，牙齿咬得“吱吱”地响。外祖母趴在她身边，亲切而又快活地说：

“为了圣父圣子，忍着点儿！忍着点儿，瓦留莎……圣母保佑……”

我吓得目瞪口呆。她们在父亲身旁的地板上忙乎着，不停地叫喊，不停地叹气；可我父亲仍然静静地躺在那儿，脸上似乎还挂着笑容呢。就这样，她们折腾了很久。有几次，母亲刚一站起身就又跌倒了。外祖母像一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跑进跑出的。过了一会儿，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忽然从黑暗中传了出来。

“啊，谢天谢地！”外祖母如释重负地说，“是个男孩！”

然后，她点燃了一支蜡烛。

至于以后是怎么回事，我全都记不清了，我可能是在墙角睡着了吧。

留在我脑海中的第二件事是，在一个雨天，荒凉的坟场的一个角落。我木木地站在溜滑的黏土小山坡上，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棺材被放进一个积有雨水的深坑里面；坑底还有好几只青蛙，其中两只还爬到了黄色的棺盖上面。

外祖母、淋成落汤鸡的警察、两个手持铁锹的、满脸温色的乡下人和我，都站在坟墓旁边。温暖的、细碎如珍珠的雨点洒落在我们身上。

“开始吧，”警察边说边往一旁走去，“开始埋吧。”

外祖母用头巾掩着脸哭了起来。那两个乡下人猫着腰迅速地往坑里填土，击得坑底的雨水“噼啪”作响；那两只青蛙从棺材盖上急急地蹦下去，开始沿着坑壁朝上爬，但很快就被土块埋在了里面。

“唉，走吧，乖孩子。”外祖母拉着我的手说。我不想离开，我把手从她手中抽了出来。

“唉，真是没法子，主啊！”外祖母埋怨道，不知是在说我呢，还是在说主。她垂着头，静静地在那里伫立了很久。墓穴终于被土封住了，可她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似乎在想着什么。

两个乡下人用铁锹拍着泥土，把坟墓往平里拍。忽然，空中旋起了一阵大风，把雨卷走了。外祖母牵着我的胳膊，领着我穿过许多深黑色的十字架，朝远处的教堂走去。

“喂，傻孩子，你为什么不哭呀？”当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她忽然问道，“你应该哭一场啊！”

“我……我不想哭。”我怯生生地说。

“既然如此，”她压低声音说，“那你就别哭了吧。”

我感到很纳闷：为什么还有人来劝着我哭呢？我一向很少哭，就算哭，也是因为受了委屈，而不是因为疼。如果我一哭，父亲就会笑话我，母亲也板起脸孔对我嚷道：

“不要哭！”

后来，我们乘坐一辆轻便的马车行驶在宽阔的、泥泞满路的街道上；街两旁都是房屋，深红色的。我问外祖母：

“那几只青蛙会不会爬出来呢？”

“不会了，”她答道，顿了一下，她又说，“不过，没关系，上帝会保佑它们。”

她总是念念不忘上帝，就是我父亲和母亲也不会像她这般亲热、这般殷勤地问候上帝。

过了几天，我便随同外祖母和母亲，搭上了轮船。我们挤在狭小的船舱里，小弟弟马克西姆刚刚生下来就夭折了；他身上包着白布，外面系着一条红色的带子，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和箱子上，透过圆鼓鼓的、马眼睛般的小窗户向外张望：窗外混浊的流水泛起白色的泡沫，不时地卷着浪花向窗户玻璃扑来。我吓得赶紧跳到地上。

“别害怕，乖孩子！”外祖母边说边把我用那双柔软的手抱了起来，轻轻地将我重新放在包袱上面。

河面上，水气迷蒙；远方不时地呈现出黑色的土地，但不久就又消失在湿雾和河水里了。四周的一切都在颤动，唯有母亲静静地靠着船壁，双手放在脑后，一动也不动。她脸孔铁青，神色忧郁，眼睛紧紧地闭着像个瞎子一样。她一声不吭，似乎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就连她的衣服我也觉得是那么的陌生。

“喂，瓦里娅，你听我说，最好吃点东西，”外祖母不止一次地这样劝她，“哪怕一点儿也行，要不然，你会把身子拖垮的。”

可是母亲依然纹丝不动，沉默不语。

外祖母跟我说话时声音总是很低，但和母亲说话时声音却要高一些，不过却是小心翼翼的，唯恐触怒了她，而且话也很少。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怕母亲。一想到这儿，我就对外祖母更加亲近了。

忽然，母亲气哼哼地叫道：

“萨拉托夫，那个水手在哪儿呢？”

呀，她说的话令人觉得莫名其妙，如坠云雾里：萨拉托夫——水手？

这时，一个肩膀宽阔、头发花白的人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蓝衣服，手里拎着一个箱子。外祖母接过箱子，把小弟弟的尸体轻轻地放到里面，然后平伸着胳膊托着它向门口走去；不过，由于她太胖了，必须侧着身子才能从狭窄的舱门挤过去，她站在门口不知如何是好，样子非常可笑。

“哎呀，妈，你看你！”母亲见外祖母踌躇不前，忍不住叫了起来。她走过去，从外祖母手中抢过小棺材，然后她们俩人就不见了。我依然呆在船舱里，仔细地端详着那个男人。

“喂，小鬼，你小弟弟死了吧？”他弯下腰向我问道。

“你是谁呀？”

“我是水手啊。”

“那么，萨拉托夫又是谁呀？”



“萨拉托夫是一个城市。你瞧，那就是！”他顺手朝窗外指了指。

窗户外面，土地在缓缓移动；黑暗而陡峭的土地像是刚从圆圆的大面包上切下来一样，上面雾气弥漫。

“你知道我外婆去哪儿了吗？”

“她去埋外孙了。”

“要把他埋到地下吗？”

“是啊，你说不上往地下埋往哪儿埋呢？”

于是，我对这位穿蓝衣服的男人说，前几天安葬我的父亲时还把几只青蛙给活埋了呢。他听后就把我抱了起来，使劲地亲了几下。

“唉，”他长叹一声，说，“小弟弟，你还不懂事呢！你还有闲心关心青蛙！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的妈妈吧，你瞧她都伤心成什么样子了！”

这时，我们头顶上传来了汽笛的尖叫声。我再也不害怕了，因为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拉笛的声音。可是那个水手却急忙放下我，撒腿就往外跑，同时还叫道：

“小鬼，快跑！快！”

我听他这么喊，也顾不上问为什么，就跟着往外跑。我冲到了门外，发现昏暗的过道里什么人也没有。离门不远的地方，一块镶在楼梯上的铜片闪烁着亮光。我抬头一看，只见许多人都背着袋、拎着包。看样子人们要下轮船了。这么说，我也该下轮船了。

但是，当我随同一伙男人来到船舷的踏板前面时，有人就对着我叫了起来：

“喂，这是谁家的孩子呀？小家伙，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不知道。”

于是，人们开始推我，拉我。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那个头发花白的水手终于来了，他把我抱起来，向众人解释说：

“这个孩子打阿斯特拉罕来，他是自己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然后，他抱着我快速地返回船舱，把我搁在行李上，扭身向外走去，同时伸出手，吓唬我说：

“不许乱跑！否则，我会狠狠地揍你！”

头顶上的嘈杂声渐渐地静下来，轮船已经不再“噗噗”地发出声响，也不再打颤了。船舱里面变得黑暗起来，窗户仿佛被一堵潮湿的墙挡住了一样，空气非常沉闷，压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而且，包袱也似乎膨胀了，挤得我很不舒服；总之，一切都变得使人不痛快起来。难道我要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艘空荡荡的轮船上呆一辈子吗？

我走到舱门前面。门非常牢固，根本打不开；铜把手拧也拧不动。于是，我试着用装有牛奶的瓶子奋力向铜把手砸去。瓶子碎了，牛奶溅得我满腿都是，而且流进了我的靴筒里面。

由于尝试失败，我的情绪特别低落，就趴在包袱上抽泣起来。哭了一会儿，我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轮船又“噗噗”地响了起来，不停地颤抖着。船舱里的玻璃窗户也十分明亮，跟太阳一样。外祖母不知什么时候回到了我的身边，正慢慢地梳着头，时而皱皱眉，时而嘟囔几句。她的头发又密又长，披散下来一直拖到地板上，连她的双肩、胸膛和膝盖都被遮住了。她用一只手托住泛着蓝光的乌黑的头发，用另一只手费劲地把锯齿稀疏的梳子插进浓厚的头发里。她耷拉着嘴唇，黑眼睛一眨一眨的，似乎在生什么人的气，而她的脸掩盖在头发里，看起来很小，挺滑稽的。

她今天显得非常愤怒，不过当我问她为什么她的头发这么长时，她立即恢复了原来慈祥的模样，温和地对我说：

“这可能是上帝有意地在我进行惩罚吧。上帝说，就要让你长这么长这么密的头发，让你费力气去梳吧！我还是姑娘的时候，我常常向别人夸耀我这马鬃似的头发是多么多么的漂亮。可是现在，唉，我老了，梳理起来既费时又劳神，真让人讨厌！乖孩子，老实实在地睡着吧，时间还早呢，你瞧，太阳都才睁开眼睛……”

“我不想睡了！”

“那么，”外祖母说，“不想睡就算了吧。”

她一边不停地编着辫子，一边不时地抬起头向长沙发那边望望。母亲仰面躺在沙发上，静静地睡着，身子伸得直直的。“悄悄告诉我，你昨天是不是把奶瓶打碎了？”

外祖母说话时，声音温柔、亲切，娓娓动听，她说的每一句话就像一朵不胜凉风的、娇羞的水莲花，蜜甜、清新、感人，不经意地就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使我终生难忘。她轻柔地笑着的时候，那双黑豆似的眼睛往往睁得很大很大，闪出一种难以言说的、令人愉悦的光芒。她的两排牙齿洁白细密，只要微微一笑就会展露出来，说不尽的快活。她那张黑黑的脸庞虽然刻满了皱纹，但依然容光焕发，任何人见了都不会说她已经老了。不过，她的鼻子上的皮肉却很松弛，鼻孔也张得很大，鼻尖泛着红色，使这张脸看起来并不是完美无缺。她特别爱闻鼻烟，还有一只黑色的鼻烟壶，银制的。她常常穿一身黑色的衣服，但透过她那忽闪忽闪的眼睛可以看出她的内心有一簇乐观自信、温柔亲切的，永不熄灭的火。她老是弓着腰，差不多成驼背了。尽管她的身体胖乎乎的，但走起路来却轻捷灵便，好似一只大狸猫；不过，她的全身软绵绵的，也的确像一只温和的猫。

外祖母没来之前，我仿佛在黑暗中昏睡。自从她在我面前出现之后，我那颗沉睡的心就被她唤醒了；她引导我看见了光明，她使我把周围的一切都联结了起来，编织成一个色彩绚丽的大花环。没过多久，她便成了我终生的朋友，成为最体贴我的人。她对我非常了解，我也对她非常尊重，她对世界、对生活都充满了无私的爱。这种爱使我感到充实，使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使我在峥嵘的岁月里努力奋发，使我在艰难的日子里永远坚强。

四十年前，轮船的航行速度还很慢，我们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到达尼日尼。航行的头几天沿途所见到的幽美景色，我至今记忆犹新。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难得有这么好的天气，我和外祖母在甲板上从早晨一直待到傍晚。在明净的天空下，伏尔加河两岸被秋天镀上了一层金红色，看上去就像是两条美丽的绸缎。橘红色的轮船不疾不徐、懒洋洋地逆流而上。轮片有节奏地拍打着灰蓝色的河水，发出“隆隆”的响声。船尾有一条灰色的驳船被长长的拖索牵着，安详而悠闲，活脱脱的像一只土鳖。伏尔加河上空，太阳悠悠地、不知不觉地转动着，天地山川一切万物无时无刻的不在运行中变化更改，蜿蜒的、碧绿的群山就像是大地的美丽的华美的衣裳的皱褶，极富线条美。河两岸的乡村、城市远远地耸立着。看上去好似一块块方饼干。金黄色的秋叶在水面上漂来荡去。

“啊，太漂亮了！快来瞧，我亲爱的孩子！”外祖母不住嘴地对我说，她在船两侧的甲板上跑来跑去，乐得跟小孩一样———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时地闪现出快乐的光芒。

河两岸的秋景太迷人了，外祖母不知不觉地就陶醉其中；有时竟然会忘了我站在她的身边。她静静地伫立在甲板上，双手交叉着抱在胸前，默然不语，只是微笑，而泪花却在眼眶中转来转去。这时，我就把她的印花布黑裙子拽一拽。

“啊！”她猛然回过神来，说，“我好像打了个盹儿，在做梦呢。”



“那么，你为什么要哭呢？”

“啊，乖孩子，我太激动了，也是因为我老了，”她笑了笑说，“唉，我老了，我已经在人世间过了六十个年头啦。”

接着，她闻了闻鼻烟，便给我讲故事。她讲的故事稀奇古怪的，什么善良的强盗啦，纯洁的圣徒啦，以及许许多多的野兽和妖怪等等。

她给我讲故事的时候，声音总是很低很柔，神秘兮兮的。她弯下腰，凑近我的脸，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眨不眨地凝视着我，似乎要借助于眼神向我心里注入一股生机一样。她讲起来就好像是在低声地吟唱，悦耳动听，沁人心脾。听她讲故事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欢愉。我老是一边听，一边说：

“求求您，再给我讲一个吧！”

“嗯，那好，就再给你讲一个吧：灶神老头儿坐在炉灶底下的空洞里，他的脚被面条扎伤了，晃来晃去的，‘咿咿呀呀’地叫道：‘哎哟，小老鼠，疼死我啦；哎哟，小老鼠，我忍不住啦！’”

外祖母把一只脚抬起来，两手抱着，悬空摇来晃去，故意皱起眉头，似乎真疼得受不了一样。

一群和善的大胡子水手都围在我们俩周围，边听边笑，不住地夸赞外祖母不但讲得动听，而且演得也很逼真。于是，他们说：

“喂，老太太，给我们再讲一个吧，好让大家乐一乐！”

接着，他们又说：

“嗨，走吧，跟我们一同吃晚饭去！”

吃晚饭的时候，这些人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给我吃西瓜和香瓜。这些都是在暗地里进行的，因为船上有一个凶巴巴的人，他不许人们吃瓜果；如果有人吃瓜果，一旦被他发现，他就会冲过去将瓜果夺下来，扔到河里去。这人的着装酷似警察，制服上有一排铜扣，整日喝得像个醉猫一样，大家对他都是避而远之。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即使偶尔来一两次，也是远远地躲着我们。她还是老样子，寡言少语，态度冷漠。她虽然身材高大，但很匀称；她脸色铁青，神情忧郁，一条浅色的辫子盘在头上，像一顶王冠似的；她的身体结实有力。现在想一想，她那时仿佛被暮霭、水气、抑或是透明的云彩笼罩着一样。她那双跟外婆相像的灰色的大眼睛，总是将这层薄幕穿透，向远处冷冷地眺望着，显得郁郁寡欢。

有一次，她对外祖母声色俱厉地说：

“人家都在笑话您呢，妈妈！”

“嗨，无所谓啦！”外祖母漫不经心地答道，“笑就笑呗，管他们呢！只要人家乐意，就让他们笑个够吧！”然后，她又不忘问候一下上帝：“但愿上帝保佑他们！”

我清楚地记得，当远远地望见尼日尼时，外祖母高兴得跟小孩一样。她拉着我的小手，兴冲冲地把我推到船舷上，大声说：

“你看，你看，多美呀！看见了吗，乖孩子，那就是尼日尼呀！啊，我的上帝，那就是尼日尼呀！那简直就是一片仙境，太漂亮啦！你再瞧瞧那些教堂，就好像是美丽的空中楼阁！”

然后，她又跑到我母亲身边，哽咽着央求道：

“瓦留莎，你快来看一看啊，行吗？这些地方你可能早都忘记了吧？来，过来看一看啊，看了你准会高兴的！”



我母亲惨然地笑了笑。

到了河心当中的时候，轮船停了下来，恰好与这座美丽的城市遥遥相望。河面上，船只林立，穿梭不断。一只大木船载满了人向轮船靠过来。这时，有人用钩杆钩住放下来的舷梯，人们便一个接一个地从那只大木船上登上轮船甲板。有一个干瘦的老头子走在最前面，步履如飞，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衣服，鼻如鹰钩，胡须是赤金色的，一对小眼睛绿莹莹的。

“爸爸！”母亲深情而又响亮地叫了一声，立刻扑进这个小老头的怀抱里。他抱着她的头，用深红色的小手迅疾地抚摸着她的两颊，然后尖声叫道：

“噢，你到底怎么啦？_傻孩子。哎呀，你看看你……嗨，你们这些人啊……”

外祖母这时就像陀螺一样忙得乱转，一会儿就把所有的人都拥抱和亲吻过了。然后，她把我拖到人们面前，急促地说：

“快点儿，你，快点！这是米哈伊洛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喏，这是纳塔利娅舅妈；这是你的两位表哥，都叫萨沙；噢，还有，这是你的表姐琳娜。你看我们这一家人，多热闹！”

外祖父问她：

“你身体还好吧，老婆子？”

外祖母抱着他，一连吻了三下。

我见到这么多陌生人，怯怯的，早已躲在了人群当中。外祖父把我拉了出来，抚摸着我的头，问道：

“你是谁的孩子？”

“我……我从阿斯特拉罕来，是从船舱里面一个人偷偷跑出来的……”

“噢，他说的什么呀？”外祖父问我母亲，还没等母亲作出回答，他就将我推在一边，说：

“你看他的颧骨，跟他的爸爸长得一模一样……来，上船吧！”

于是大家便乘着木船靠了岸。下船以后，我们一行顺着斜坡朝山上走，斜坡由鹅卵石铺成，坡的两侧长满了野草，早已枯谢，被人践踏过了。

外祖父和母亲走在最前面。他个子矮小，只有我母亲的肩高。他的步子虽然细碎，但速度很快。母亲跟他并排走着，从上往下看着他，脚似乎踩在棉花堆上一样，十分虚浮。两个舅舅紧随其后，默然不语。米哈伊尔舅舅的一头黑发梳得齐整亮洁，光可鉴人，他身体干瘦，像外祖父一样；雅科夫舅舅，头发卷曲而发黄；还有几个胖胖的女人，穿着光彩照人；六个孩子都比我大，很腼腆，不嬉闹。我紧紧地跟在外祖母身后，和纳塔利娅舅妈走在一块儿。她个子很小，脸无血色，眼睛是蓝色的，挺着个大肚子，边走边歇，气喘吁吁地低声说：

“哎哟哟，我走不动了！”

“他们把你带来做什么呀？”外祖母气呼呼地说。“真蠢！一家子人怎么搞的？”

这群人无论男女老少；我一个都不喜欢。跟他们走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生客；即使我最最亲近的外祖母，在这伙人当中似乎也没有了先前的吸引力，仿佛把我遗忘了一样。

对于外祖父，我尤其不喜欢；刚一接触，我就感觉到他对我怀有敌意，于是我也小心地提防着他；所以，我对他既有好奇之心，又有戒备之意。

我们终于走到了坡顶。在这儿，一所低矮的平房坐落在山坡的右侧。从这座平房起，有一条街道就向远处通了过去。这座房子建得很低，窗子向外凸出，而且粉红色的油漆也涂得极不均匀。从外面看，给人的感觉是房子很宽敞，可是里面全被分成了狭小的房间，不仅拥挤，还很昏暗。好像在靠了码头的轮船里面似的，人人脸上含有愠色，孩子们蹿来跳去的，好似一群偷食的麻雀一样。屋里的气味我从来没有闻过，刺鼻，恶心。



我不经意地来到院子里。可这院子也令人颇为不快。到处挂着大块儿的湿布，到处摆着大木桶，而且桶里面的水的颜色也乌七八糟，黏糊糊的破布就泡在里面。在院子的角落里，一间低矮的耳房看起来快要倒塌了，里面生着炉子，火烧得正旺，不知在煮些什么东西，“咕嘟嘟”地响。一个看不到的人正在高声地叫着一些奇怪的话：

“紫檀——品红——硫酸盐……”

第二章

一种厚重的、丰富多彩的、离奇古怪的生活开始了，而且以惊人的速度奔流起来。每每想起这段生活，我就觉得它仿佛是由一个宅心仁厚、品性诚实的天才用美妙动听的语言讲出来的一个悲惨的童话。抚今忆昔，有时连我自己也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真不敢相信过去竟会发生那样的事，对于很多事情我都想加以辩驳，给予否定——因为在那“一家子蠢货”的阴暗的生活中，残酷的事情的确太多了。

不过，真理高于怜悯，因为我不不是在讲我自己，而是在讲那个触目惊心的、令人窒息的狭小天地，普通的俄国人曾在这里生活过，而且直到现在仍然生活着。

在外祖父家里，人与人互相憎恨，彼此敌视，到处弥漫着一种炽热的敌视之雾；不仅大人中毒（敌视之毒）极深，就连孩子也深受其害。后来从外祖母口里我才知道，母亲到这儿的时候，她的两个兄弟正在跟外祖父闹着分家，态度极为坚决。我母亲的突然到来，加强了他们分家的愿望，也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他们唯恐母亲要回那份本来属于她的嫁妆；那份嫁妆是为母亲准备的，但是她违背外祖父的意志“自己作主”结婚，因而嫁妆被外祖父扣留。两个舅舅认为，嫁妆应该由他们俩人平分。另外，他们俩人早就为一件事激烈地争吵开了，那就是谁该在城里开设染坊、谁该到奥卡河对岸的库纳维诺村去住。

我们来这儿不久，一场争吵就在厨房里吃饭的时候无情地爆发了：两个舅舅忽然站了起来，将身子探过饭桌，像疯狗一样齧着牙冲着外祖父大吼大叫，而且浑身哆嗦着；外祖父气得暴跳如雷，两颊也涨得通红，一边用汤匙敲着桌子，一边像公鸡一样尖着嗓子大喊道：

“滚出去！你们全都给我滚出去要饭吧！”

外祖母的脸扭曲了，痛苦地说：

“老头子，全都分给他们吧，眼不见，心不烦，你也落得个清静，分给他们吧！”

“你给我住嘴！”外祖父眼睛喷着火光，直着嗓子喊道，“他们都是被你宠坏的！”真是奇怪，外祖父虽然个儿矮，叫喊起来却声如洪钟。

母亲从桌子旁边站起来，不疾不徐地走到窗口，背转身去不理睬他们。

米哈伊尔舅舅忽然抡起拳头朝弟弟的脸上砸去，弟弟大叫一声，立即扑了上去，跟他扭打在一块儿，两个人在地板上驴一样地打起滚来，喘息声、呻吟声、咒骂声不时发出来。

孩子们吓得直哭；怀孕的纳塔利娅舅母拼命地叫喊；我母亲双手合抱，硬是将她拖走了；性格豪放的麻脸保姆叶夫根妮娅把孩子们轰出了厨房；椅子都被弄倒了；身体高大结实的学徒、青年“小茨冈”骑在米哈伊尔舅舅的背上，秃顶、大胡子、戴着墨镜的格里戈里·伊万诺

维奇老师傅却平心静气地将舅舅的双手用毛巾捆了起来。

米哈伊尔舅舅伸长了脖子，稀疏的黑胡子摩擦着地板，“呼呼”地直喘气，样子很可怕；外祖父绕着桌子跑来跑去，痛心地嚎叫着：

“你们还是亲骨肉呢！呸，你们这些人啊……”

刚开始吵架，我就吓得直哆嗦，赶忙爬到炉炕上，惊恐地看着外祖母用铜盆里的水给被打伤了脸的雅科夫舅舅洗掉流出来的鲜血；他一边痛哭，一边狠狠地跺着脚，外祖母声音沉痛地说：

“你们这些天杀的野种，现在该清醒清醒了！”

外祖父把撕破的衬衣搭在肩膀上，冲着外祖母喊道：

“老妖婆，看看你养的这群畜生！成什么样了！”

雅科夫舅舅走后，外祖母缩在角落里，颤巍巍地悲号道：

“圣母啊，圣母，让我的孩子们通点人性吧！求求您了！”

外祖父侧着身子站在她的面前，看着饭桌。上面的东西全被打翻了，汤水流得满桌子都是。他压低了嗓音说：

“老婆子，你要提防着点儿，他们说不定会欺负瓦尔瓦拉的……”

“算啦，上帝保佑你！把衬衣赶快脱下来，我给你缝缝……”

她用手抱着外祖父的头，在他的额头上吻了吻；他的个儿比她矮，就把脸贴到她的肩上。

“唉，”他叹息一声说，“看样子该分家啦，老婆子……”

“是啊，该分啦，”她附和道，“我早就这么对你说嘛！”

然后，他们便细细地谈了起来。刚开始谈得倒很融洽，到得后来；外祖父就像一只准备打架的公鸡一样，使劲儿跺着地板，并伸出手指头吓唬她，大声嚷道：

“我早就知道，你疼爱他们远远超过疼爱我！可是你别忘了，你的米什卡惯于笑里藏奸，你的雅什卡又不拘习俗礼节！这两个家伙快把我的家当抖光了，他们只知道挥霍，只知道享受……”

我在炉炕上翻了翻身，因为太笨拙，竟然把熨斗给碰掉了；只听“扑通”一声，熨斗沿着炕阶滚下去，掉进脏水盆里。

外祖父立即跳到炕阶上，把我拽下来，两只小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似的。

“喂，你是怎么到炉炕上去的？是你妈妈把你放上去的吗？”

“不是。”

“那是谁？”

“是我自己。”

“胡说！”

“我没胡说，真的是我自己爬上去的。刚才见他们扭打在一块，我看着特别害怕。”

他用手在我的脑门轻轻地拍了拍，便将我推到了一边。

“跟他爸爸长得一个鬼模样！滚出去……”

于是，我忙不迭地从厨房跑了出去。

我看得很清楚，外祖父总是用那双聪明而敏锐的绿眼睛盯着我，所以我很怕他。我记得，一看见他这一双火辣辣的眼睛，我就想方设法避开他。我感觉外祖父凶巴巴的，不管跟谁说话，他都粗声粗气，总是一副嘲笑人、欺凌人的模样，而且动不动就摆出挑战的架势，故意跟人找茬，惹对方生气。

“嗨，你们这些人啊！”他常常这么感叹，而且还把“啊”这个音拉得老长老长；一听见这句话，我就厌烦，有一种想打寒噤的感觉。

晚上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喝茶遣兴。这时，外祖父、两个舅舅和伙计们疲惫不堪地从作坊回到厨房，双手被紫檀染得通红，被硫酸盐烧伤，头发用带子勒着，一个个活脱脱的像是厨房角落里黑色的圣像——这当儿特别危险，外祖父在这时就会坐在我的对面，跟我闲扯，使他们的孙子们都很眼红，因为他和我说的话要比和他们说的话多。他身体长得很匀称，面容端正，目光犀利。他那件丝制的紧领绸坎肩已经破旧了，印花布衬衣揉得皱皱巴巴的，裤子上有几块大补丁。但是，与他那两个穿着厚上衣和护胸、脖子上围着三角绸巾的儿子比起来，他的衣着就很不错了，显得既干净又漂亮。

我们来这儿没几天，他就强迫我去学祈祷。其他的孩子的年龄都比我大，他们早已跟着圣母升天教堂里的一位助祭学识字了，教堂的金色圆顶，在我们住的地方，从窗口就可以一览无余。

教我念祷词的是文静腼腆、胆小怕事的纳塔利娅舅母。她的脸蛋儿挺小，圆圆的跟孩童的一样，眼睛透亮明净。我觉得，穿过她的这双眼睛似乎可以看见她脑子里的一切东西。

我很喜欢长时间地、目不转睛地看她的眼睛；她教我念祷词的时候，总是眯着眼睛，微微地晃动着脑袋，用耳语似的声音低低地恳求我：

“喂，请跟着我念：‘我们在天之父……因为……’”

如果我要是问她：“什么是‘因为’啊？”她就像是偷了东西一样，胆怯地往四周看一下，然后对我说：

“哎呀，你不要这么问，一问反倒更糟糕！你就这么简单地跟着我念就是了：‘我们在天之父’……噢，你怎么不念呀？快跟我念啊。”

我感到很纳闷：为什么一问反倒更糟糕？“因为”这个词的意思有些含糊不清，所以我有意识把它念得走了样：

“‘我们在天之父’，‘我在皮子里’……”

但是面色苍白、身体虚弱无力的舅母，仍然用断断续续的声音把它纠正过来：

“不是这么念的，你就简单地念：‘因为’……”

然而，无论是她本人，还是她说的话，都不那么简单。这使我很窝火，这妨碍了我记祷词。

有一天，外祖父问我：

“阿廖什卡，告诉我，你今天干了些什么事？肯定又偷着玩去了！我看见你的脑门上有一块青疙瘩，搞这么块玩意儿可算不上是什么真本事啊！《主祷经》背下来了吗？”

舅母低声地说：

“他的记性不太好。”

外祖父听后“嘿嘿”笑了一声，愉快地挑起红眉毛。

“既然如此，那就得挨揍！”

他又问我：

“你以前挨过你父亲的揍吗？”

他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明白，所以也就没有回答。母亲接过话茬，答道：

“没有，他从来没有挨过揍，马克西姆从来不打孩子，也不许我打孩子。”

“为什么？”

“他说，教育孩子不能用打板子的方法，否则教不出人来。”

“哼，傻瓜！”他气呼呼地说，“请上帝宽恕我说死人马克西姆的坏话！”每个字的发音他都念得很清楚。

他的话伤了我的自尊心。这一点他也看了出来。

“撅着嘴干吗？你看你那副样子……”

然后，他把红头发用手按平了一下，继续说：

“快到星期六了，为了顶针的事，我得抽萨什卡一顿。”

“‘抽’？”我迷惑不解地问道，“什么叫‘抽’啊？”

大家都笑了，外祖父说：

“过两天你就知道啦……”

我心里暗自揣测，“抽”可能就是把送来染色的衣服折开吧，而“揍”跟“打”的意思显然是一样的。人们常常打马，打狗，打猫；还有，阿斯特拉罕警察打波斯人，这些我都见过。可是那样打小孩，我压根就没见过，尽管在这里，舅舅们有时也用手指敲自己的孩子的前额或者后脑勺，但孩子们都不在意，只是用指肚轻轻地揉一揉敲肿的地方。我常常问他们：

“疼吗？”

他们总是满不在乎地拍拍胸脯说：

“不疼，一点儿也不疼。”

为了顶针的事，掀起了一场风波，这我是知道的。有几次，在喝过晚茶之后，没吃晚饭之前，两个舅舅和格里戈里师傅总是将染好的布料缝制成匹，而且还在上面贴个厚纸签儿。米哈伊尔舅舅想捉弄一下视力不好的格里戈里，于是就叫九岁的侄子把师傅的顶针拿着凑到蜡烛的火苗上去烧。萨沙使用烛花镊子夹着顶针翻来覆去地烧，一直把它烧得通红，然后偷偷地放到师傅的手底下，便躲到炉子后面去了。恰巧这时候外祖父进来了，他二话不说，坐下来就干活，并把那只烧得滚烫滚烫的顶针戴在了手指上。

我记得，当我听到吵闹声跑进厨房的时候，外祖父正用烧伤了的手指抓住自己的耳朵，一边滑稽地上蹿下跳，一边高声嚷道：

“这是谁捣的鬼？你们这些邪教徒！”

米哈伊尔舅舅趴在桌子上，用指头拨弄着那只顶针，对它吹着气；格里戈里师傅平心静气地缝着布料，烛影在他的秃顶上闪动着；雅科夫舅舅从外面跑进来，躲在炕炉的角落里窃笑不已；外祖母正用礮子把生土豆擦成细条儿。

“这是雅科夫的儿子萨什卡捣的鬼。”米哈伊尔舅舅突然说。

“你瞎说！”雅科夫暴喝一声，从炕炉后面跳了出来。

这时，萨什卡的哭声从屋角传了过来，他边哭边说：

“爸爸，他胡说。是他叫我这么干的，你别信他的话。”

接着，米哈伊尔和雅科夫俩人就对骂起来。外祖父立刻没了脾气，把生土豆的黏汁敷到手上，平静地带着我走了。

然后，大家都指责米哈伊尔舅舅，说这事都是他惹起的。喝茶的时候，我自然要问外祖父：“要不要抽他一顿？”

“当然要！”外祖父气哼哼地说，白了我一眼。

米哈伊尔舅舅在桌子上猛地一拍，冲着我母亲叫道：

“瓦尔瓦拉，把你的龟儿子好好管教管教，否则，我就把他的脑袋扭下来！”



母亲立即说：

“你敢！你试试，你敢动他……”

于是大家都默不作声。

我母亲说话总是简短有力，寥寥数语就会拉大和别人的距离，把他们甩得很远，使他们自惭形秽。

有一点我心里非常明白，那就是大家都怕我母亲；即使是外祖父跟她说话都小心翼翼的，不敢大声，不像对别人那么粗暴。这使我特别高兴，我不时地对表哥们夸耀：

“我的母亲是最有力量的！”

他们默认了。

可是，星期六发生的一件事情，却使我对母亲的这种看法发生了改变。

在星期六之前，我也犯了一个错误。

大人们可以神奇地使布料变色，这引起了我的好奇：黄布浸到黑水里，就变成了深蓝色——宝蓝；灰布放在棕红色的水里涮一涮，就变成了另一种红色——樱桃红。操作很简单，可我却不明其理。

我想自己动手试一试，于是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雅科夫舅舅的儿子萨沙。他是一个很驯顺的孩子，常常呆在大人身边，对谁都很和善、亲热，而且时刻准备着给别人帮忙。大家都夸他机灵、听话，但是外祖父却不爱搭理他，不屑一顾地说：

“就知道拍马屁！”

萨沙长得又黑又瘦，眼睛像龙虾似的向外凸起，说起话来虽然声音很低，但说得很急，给人一种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他总是老鼠似的东瞧瞧，西望望，仿佛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躲起来一样。他的瞳仁是栗色的，总是木讷讷地，动都不动一下；但他兴奋的时候，瞳仁就跟着白眼珠子不停地颤动。

我不喜欢他。相比之下，对米哈伊尔舅舅的萨沙我还有点儿好感。他不大惹人注意，又笨又懒；不过，他很安静，长着一对忧郁的眼睛，很爱笑，而且笑起来很和善，跟他性格温顺的母亲一样；他的牙齿很难看，都向外突起，上颚长着两排牙齿；他觉得这很有意思，所以常常把手指伸进嘴里使劲地摇里面的那一排牙齿，想把它拔掉；只要乐意，谁都可以去摸他的牙齿，他从来不在乎。除此之外，在他身上我再也没有发现什么别的有趣的东西。家里每天都有很多人，他却很孤单，喜欢一个人坐在昏暗的角落里，一到晚上他就坐在窗户前。有时候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心里感到很愉快：俩人紧挨着坐在窗前，一言不发地待上整整一个小时；向远处眺望，一群黑色的寒鸦在绯红色的晚霞中绕着圣母升天教堂的金色圆顶盘旋；有时振翅高飞，有时滑翔而下，忽然，又像一张黑色的网一样把渐渐黯淡的天空遮蔽起来，随即就消失在夜空中，只留下一片空寂。看着这幅晚景，你会一句话都懒得说，心里唯有一种蜜甜的惆怅。

雅科夫舅舅的萨沙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无论什么事，他都会像大人一样一本正经地讲出来，显得很成熟。当他知道我要尝试染色的心思之后，就建议我把过节用的白桌布从柜子里拿出来，把它染成蓝的。

“白色的最容易着色，这一点我十分清楚！”他一本正经地说。

我把沉甸甸的桌布拽了出来，费力地拖着它走到院子里，当我刚把一块布角放进宝蓝色的染桶里的时候，“小茨冈”不知从哪儿蹿了出来，冲到我的身边，一把将桌布夺过去，用那双大手使劲地拧着桌布上的水，同时朝躲在门洞里看着我操作的表哥喊道：

“快去叫奶奶出来!”

接着,他撇撇嘴,摇了摇头乱的黑发,对我说:

“瞧着吧,这回你可要挨揍了!”

外祖母跑过来,大叫一声,哽咽着连声大骂着我,样子十分好笑:

“你这个别尔米人,捣蛋鬼!真恨不得把你拎起来摔成两半!”

然后,她向“小茨冈”请求道:

“瓦尼亚,这件事千万别告诉老头子!暂且瞒着他,说不定还能混过去……”

“小茨冈”一面在花围裙上擦手,一面忧虑地说:

“我这边你尽管放心,我不会告诉他的!只是萨沙……”

“我给他两个戈比,”外祖母说着,就把我领回屋里。

星期六晚上祷告之前,我被一个人带到了厨房里;那里不但一片漆黑,而且静得怕人。我记得,过道和房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窗外正“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秋天的傍晚灰蒙蒙的。在黑乎乎的炉口前面,“小茨冈”阴沉着脸坐在一张大椅子上,表情与平时完全是两样;外祖父站在角落里,紧靠着污水盆,从水桶里捞起几根长长的树条,量量它们的长度,在空中挥舞了几下,然后逐个儿摆放好。外祖母站在旁边,“呼哧呼哧”地闻着鼻烟,絮絮叨叨地说:

“还笑呢……鬼东西……真是害人不浅……”

雅科夫舅舅的萨沙坐在厨房当中的椅子上,握着拳头揉眼睛,说话的声音都变得颤巍巍的,像个风烛残年的乞丐一样,拉长了声音说:

“求求您,饶……饶了我吧……”

米哈伊尔舅舅的孩子——我的表哥和表姐,肩并肩地木木地站在椅子后面。

“哼,饶你?先揍一顿再说。”外祖父说罢,就把一根长树条在手心里捋了捋,“快点,把裤子脱下来……”

他的语气很平静。然而,此时此刻,在这间黑暗的厨房里,在这低矮的、被烟熏黑了的天花板上,无论是外祖父的说话声,无论是萨沙在松散的椅子上摇晃发出的“嘎吱”声,还是外祖母用脚踏地板的“沙沙”声——任何声音都不能打破这令人难忘的寂静。

萨沙站起身,解开裤子,把它褪到膝盖,用手拎着;弓着腰,磕磕绊绊地向长凳子走去。看着这副惨样真叫人难过。我的腿也不禁哆嗦起来。

不过,看见他乖乖地趴在长凳上,瓦尼卡用一条宽手巾把他从腋下和脖颈处捆到凳子上,弓下腰用黑黑的双手握住他的脚踝,就更使人难过了。

“列克谢,”外祖父冲着我喊道,“过来!……听见没有?……走近一点!……今天就让你瞧个够,什么叫抽人……一下!……”

只听“啪”的一声,萨沙的光屁股被树条抽了一下。外祖父的手虽然扬得不高,但萨沙却疼得嚎叫起来。

“别给我装蒜!”外祖父说,“这一下打得轻,不疼!这一下才叫疼呢!”

说着,树条又“啪”得一声抽了下去,萨沙的身上立刻现出一条红印儿来,表哥扯着嗓子叫喊不迭。

“疼吧?”外祖父问道,他的手有节奏地扬起来,落下去,“不喜欢吧?这是因为顶针!”

不知为什么,他的手一扬,我就感觉我的心跟着悬了上去;手一落,我的心又跟着落了下来。

萨沙的叫声不但凄厉,而且令人讨厌: